

第三十四章 官司臨頭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司理理覺得自己作了一個美夢，在夢中遇著自己的良人，正在花燭之下行那羞人之事，幾番**之後，才悠悠醒來，入目處，卻是一個猶自有些陌生的漂亮臉頰。

她這才想到昨夜的事情，抱著自己的公子是那位俊俏的範公子，隻是心中略略感覺有些奇怪，莫不是酒喝的多，怎麼連那些細節都有些記不明白？想到此處，不由一絲幽怨生上心頭，知道自己終究還是走上了一直有些抗拒的道路，但一想到腦中殘存的**記憶，不由雙腿微夾，渾身酸軟。

發現身旁男子一動，司理理趕緊裝睡。範閑醒後看著這姑娘的如花睡容，哪裏忍耐的住，抱在懷裏好生溫存了一陣，才滿意地帶著滿手餘香，洗漱離船而去。

過了一陣子，司理理才睜開雙眼，開始收拾昨夜戰場，不知道發現了什麼，竟是發出了一聲又羞又疑的驚呼。

...

離開花舫的時候，其實天還沒有完全亮，世子還在房中抱著袁夢姑娘睡覺，所以範閑並沒有打招呼。他之所以急著離開，是因為自己剛來京都不久，總不方便在外宿娼，更何況，估計郭家應該馬上就要鬧起來了，所以他準備回範府去看戲。

之所以昨夜沒有真的與那位理理姑娘如何如何，倒不是因為範閑是個怎樣的道學先生，純粹是一種精神上和生理的潔癖在作怪，他很難接受別的男人曾經染指過的女人，而且前世的時候，見多了街上放著的性病防治宣傳板，對於花柳病有一種很深的恐懼。這個世界又沒有避孕套，所以青樓逛逛無妨，真要做什麼，未免有些冒險。

隻是有後遺症，範閑望著身下衣裳那處不雅的突起，很悲哀地歎了一口氣，有些後悔在澹州的時候，沒有與思思繼續發展點兒什麼。轎至範府角門，一主三仆四個人鬼鬼祟祟地喊開門，溜了進去，還吩咐開門的護衛不準聲張，那護衛一看是藤大和澹州來的少爺，哪敢多事，自己又回去睡了。

範閑回房補了個回籠覺，醒來的時候，天已經大亮，他拖著木屐走到前院，隻聽得那裏一片吵吵鬧鬧，心裏猜到發生了什麼事情，臉上卻裝作一片惘然。

話說這天早上，京都府尹梅執禮正在書房裏犯困，不料卻聽到一陣急過一陣的鼓聲，不由好生惱怒，心想是哪裏來的刁民，竟然敢耽擱老爺我的清休，但朝廷規矩在此，他也不敢怠慢，上了公堂，一陣喊威聲後，師爺將狀子遞了上來。

梅執禮一見這狀紙，心裏便是一抖，這告人的，與被告的，都不是尋常人物。原告是禮部尚書郭攸之的獨子，如今宮中編撰，薄有才名的郭保坤，被告是戶部侍郎範建家的範閑。告的是昨夜範閑攔路行凶，尋釁生事，當街毆打朝廷命官。

看見狀紙上的這兩個姓，梅執禮便有了退意。如今朝中分成兩派，一派擁立太子，另有一派不顯山不露水，卻隱隱以二皇子為首。這禮部尚書郭攸之，當年做過太子的老師，自然是太子那派，而戶部侍郎範建雖然表麵上沒有什麼傾向，但向來與靖王府交好，而靖王世子又是人人皆知的二皇子一派。

這案子看著簡單，但一個不好，隻怕便會惹得太子與二皇子一派大相攻訐，想到此處，梅執禮暗中罵著那個不知輕重的範閑，範閑的名聲如今漸漸在京都顯了出來，百官知道他是司南伯一直養在澹州的私生子。梅執禮心想，你在澹州邊地呆著，哪裏知道這京都裏的凶險，居然敢當街行凶，真不知道如何收拾。

但狀紙上寫的清清楚楚，人證物證俱在，由不得梅執禮拖延。他看著狀紙眉頭一皺，便發了文書去司南伯府拿人，另一麵卻暗中派人趕緊去戶部衙門通知範侍郎。

範閑看見的，便是京都府派的差役來拿人的場景，要知道這範家與皇家關係親近，這十幾年裏隻有他們拿人，哪有什么被拿的道理，所以十幾根木棒早就舉了起來，家丁護衛們擺出忠心護主的架勢，虎視眈眈看著那幾個可憐的差役。

範府正門口，差役們也是完全沒輒，隻好說著好話，心想這拿人是大人的意思，您這範府再氣盛，也得讓那人去官衙走一趟。

範閑一笑，正準備上前應著，卻不料聽見一聲少年暴喝：“哪裏來的狗腿子，都給我打出去！”敢於放言暴打官差的，自然不是旁人，便是我們那位性情暴劣的範思轍少爺。

家丁護衛聽見小少爺發話，一聲吼，舉著棍子英勇向前，但想著對方是官差，所以也沒有真的打，隻是砸在地上，將對方嚇出去作罷。官差們這下是真的氣慘了，本來知道對方不好惹，所以鐵鏈那些刺眼的家夥一樣都沒帶，料不到還是落了個淒慘下場。

“胡鬧什麼。”這個時候，柳氏終於嫋嫋婷婷地從裏麵走了出來，看著那幾個差役皺了皺眉，吩咐人請進去看茶，然後又不易察覺地看著範閑一眼。

範閑很無辜地聳了聳肩。

花廳之中，幾個差役有些坐立不安地看著這位夫人，依他們的身份，平時斷然是不可能得到這種待遇的。他們也明白堂堂範家，會如此客氣是因為什麼，但也正因為這樣，所以這茶喝的才有些不是滋味，萬一對方惱了，自己這些小蝦米在京城裏還準備怎麼過？

問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，柳氏皺眉道：“這話有些不對吧，我們家大少爺打從昨兒個靖王府詩會回來，便一直在家中讀書。那牛欄街離我們範府遠的狠，怎麼可能是我們家大少爺去打了他郭家的兒子？”

差役有些為難地說道：“這可是郭公子親口指認的，再說了...”他有些不相信說道：“範公子昨天真的一直留在府裏？”

柳氏柔柔的目光一下子變成了兩把小刀子，狠狠地盯著那個差役：“難道我們範家還會說謊不成？”

那差役唬了一跳，趕緊閉嘴不言，但也不會就此退走，畢竟公堂之上原告還在等著。範閑坐在一旁安靜沉穩，心裏卻有些詫異，不知道柳氏為什麼會幫自己說話。其實他不了解這個時代的高門大族，族內傾軋不論如何激烈，但一旦有外敵進來，這些宗族總會暫時擱置一切內爭，齊力對外。

柳氏啜了一口茶，知道這些差役也是沒法子，難為他們也沒用，微微一笑說道：“他郭家說我們打便是打了？世事無非是道理人情，總不能說他們遞個狀紙，咱們家就得去乖乖應著，雖說我們範府並不是什麼大富大貴，但在這京都也是留幾分臉麵。我隻是好奇，今兒個在府衙裏遞狀紙的是誰？”

“是郭府的管家。”差役心想您這範氏大族還不富貴，京裏真找不出幾家富貴了，趕緊回答道。

不說還罷，一聽隻是個管家遞的狀紙，柳姨娘柳眉倒豎，一拍桌子罵道：“喊個管家遞個狀子，便要我們家的人去應著，哪有這種道理？不是說那郭公子被打了嗎？打成什麼模樣了？既然告狀，就親自去告去。不然趕明兒我也天天讓家裏管家去你們衙門告狀，就告他郭保坤仗勢欺人，霸男占女，不管我告的有理沒理，你都得讓那郭保坤去你們衙門候著！”

話音未落，柳氏已經高聲吩咐道：“徐管家。”

徐管家知情識趣地站了出來，應了聲“是。”

柳氏寒聲說道：“喊鄭先生趕緊寫上十幾份狀子，從明天起，咱家每天往京都府跑一趟，就算不嚇死郭家，也要累死郭家。”這還不算完，她猶自微微一笑向差役解釋道：“鄭先生是府上清客，不過聽說前些年也做過你們家老爺的刑名師爺，寫狀紙應該是沒問題的。”

差役心想，這哪裏是嚇死郭家累死郭家的搞法，明顯是準備嚇死京都府累死京都府，無可奈何求饒道：“夫人，您饒了小的吧，這事兒...確實咱也沒輒啊。”

柳氏一通長篇大論之後，覺得嘴巴有些幹，伸手去端茶杯，卻發現範閑已經笑吟吟地端著茶杯遞了過來，二人眼光一觸，又迅疾分開。

差役把雙手一攤，告饒道：“那您說怎麼辦？”

柳氏略一沉吟，知道這事兒總得有個了局，老在這兒耗著也不是個事兒，說道：“要說打人這事兒，是決計沒有。”

範閑加了一句：“斷然沒有的事兒。”

柳氏又道：“我範府也不是很明白，為什麼他郭家要冤我們家的人。”

範閑狀作沉思：“前些日子，在酒樓上有些衝突，那位郭公子吃了些小虧，說來這事兒是我的不對。”

柳氏驚訝道：“有這事情？那就是你的不對了，不過...難道郭公子因此懷恨在心，所以便來誣告你？”

範閑皺眉應道：“大概是這樣吧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